

## 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事業

### Professor Chen-Ku Wang and Taiwan's Librarianship

宋建成 **Chien-cheng Sung**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兼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chienchungsung@gmail.com

#### 【摘要 Abstract】

王教授振鵠先生是圖書館學教育、研究及圖書館行政工作的圖書館學家。先生勤於研究，作育英才，借調公職，將圖書館學的新知專技引進圖書館教育及圖書館經營，又開創了圖書館服務的新猷，擴大了圖書館學研究的範圍，從而推展我國圖書館事業邁向新境界。

This articl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instrumental role of Professor Chen-Ku Wang as an educator and as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s administrator, depicting his contributions in researches, educating librarians, applying hi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librarianship in managing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during his temporary assignment as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is library. It is also well described about how respectable Professor Wang dedicated himself in making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ve library services and in advancing the librarianship research paradigm. This article concluded that Professor Wang's endeavor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shaping the nowadays librarianship in Taiwan.

#### 【關鍵詞 Keywords】

王振鵠；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圖書館事業

Chen-Ku Wa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ibrarianship in Taiwan

## 一、前言

「圖書館的經營」、「圖書館學研究」和「圖書館教育」三者相互影響，關係密切。圖書館學提供了圖書館經營所需的知識與技術；圖書館業務的精進，擴大了圖書館學的研究範圍；圖書館教育培養了圖書館專業人員，從事各種有關圖書館專業活動，產（業）官學界共謀圖書館事業的進步，促進國家教育與文化的發達。王教授振鵠先生是圖書館教育、研究及圖書館行政工作的圖書館學家，先生嘗稱：「教學是我最甜美的回憶」，「自教學中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成長的機會」；「研究在我的圖書館生涯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研究是我充實專業、提供教學和服務的動能，而行政則是經世致用的具體實踐（王振鵠，2014b，頁 60，64）。」先生近一甲子的筆耕，完成各種論著四十餘種，單篇文章四百餘篇；投入大學圖書館系所的教學工作，連續達 45 年，從未間斷；在圖書館行政工作上領導及開創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創新服務，不但適時的提供了圖書館學實務，充實了圖書館學術的內容，並且使我國圖書館事業能與時俱進，日新又新。

民國 61 年，先生繼孫邦正教授之後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主任。先生在 64 年 4 月於《中華日報》發表「三十年後的圖書館」乙文，言簡意賅的敘述了「有關圖書館在資料處理，較大的改變及可能的發展」，「可歸納為圖書資料的縮影化（miniaturization）、圖書館業務的自動化（automation）、圖書館網狀組織（library network）的普遍化三大項」，「可以說是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發展下的必然結果」，這將使「圖書館已從一社會教育機構發展成為一資訊傳播系統，與大眾傳播機構同樣的肩負起傳播知識消息的任務，超越了目前被動性的服務階段（王振鵠，1976）。」先生預見圖書館經營的「範式」（paradigm）變革，將由傳統圖書館服務的型態逐漸演變成自動化圖書館服務，圖書館教育必須順應這個趨勢，為圖書館培養能適應現況的需要及瞭解未來營運發展方向的人才。一個圖書館學的教育家，念茲在茲的是「怎樣才能培養優良的圖書館員」。先生推崇美國圖書館學專家薛拉（Jesse Hauk Shera，1903-1982）的名著《圖書館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這本書是先生在教學中經常利用的一本教材（王振鵠，2014）；先生創刊《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特邀旅美圖書館學專家鄭肇陞將該書分章譯述，連載 6 期，使讀者瞭解薛拉圖書館學主要思想的一斑。薛拉在該書裡自稱在 30 年圖書館教育過程中，經過長期的深思熟慮，他堅信圖書館學是百分之九十的主

題或實質的知識，加上百分之十的技術。「從薛拉的話表明了圖書館學的內涵是知識重於技術」（王振鵠，2014b，頁 64）。

Shera（1976）所著該書分 8 章，對「圖書館發展史」、「圖書館與社會」、「讀者與圖書」、「圖書館自動化和資訊檢索」、「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圖書館專業結構、組織和記錄」、「教育和研究」、「圖書館和資訊服務」等專題，分別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特別是在「圖書館專業結構、組織和記錄」章，設「圖書館學文獻及其目錄組織」乙節，指出 1930 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圖書館員書架上專業讀物遽增。許多大學出版社、商業性出版社出版了為數可觀的圖書館專業的書籍；並選列可視為美國圖書館員核心圖書館學期刊三十餘種，文中附帶說明其他許多國家也有他們自己的圖書館學期刊，不勝枚舉。先生以為在我國較少圖書館學理論的探討，需要多方尋找國外相關材料以資補充，因而他在美國修業時，熟諳專業期刊的利用，透過閱讀期刊文獻，以獲得先進國家的新知專技資訊，並加譯述整理，以填補此一空缺；自是養成平日收閱十數種專業期刊的習慣，這或許是先生重視發行圖書館學專業書刊的緣起。

先生在美進修期間，利用圖書館實習課、專題研究時間及參加國際會議和回程的機會，分別訪問參觀了華府地區、新英格蘭地區、中西部地區、西部地區各類型圖書館、圖書館學研究所、圖書館協會及出版機構等，總計在一年內先後參訪了大大小小的圖書館近百所。事先都會先蒐集各地圖書館資料，參訪時隨身攜帶照相機和記事本。先生平日素有記事習慣，凡耳目所及的專業要務，多摘錄其重點，這也是研究寫作的資料來源（王振鵠，2014a）。

## 二、編印發行圖書館學書刊

### （一）確立 Information Science 的譯名

鑒於資訊科技將帶給圖書館服務的變革，新興的 Information Science 和圖書館學互相關聯密切，為「研究介紹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的新知識，國內圖書館界及圖書館教育界便於獲取新知技術，進而謀求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王振鵠，1999，頁 1-2），先生在 64 年 4 月創刊了《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學刊，英文刊名為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04 年將逢發行 40 周年。籌創之前，首先考慮到中文

刊名為何？「基於當時圖書資訊界對於 Information Science 乙詞的譯名意見不一，尚無共識」，先生「為了選擇一個文意比較貼切而內涵容易使人瞭解的譯名，以便在教學研究上普遍為人採用，也適當的作為本刊名稱」，爰經過調查和分析之後，決定採用「資訊科學」為譯名。自是，「資訊」乙詞已成圖書資訊界通用的名詞，普遍為社會各界接受（王振鵠，1999）。例如 72 年 5 月「教育部部定圖書館學系必修科目表」，採用「資訊科學導論」乙詞，列必修學分（宋建成，1988）；90 年 1 月公布〈圖書館法〉，採用「圖書資訊」，取代傳統習用的「圖書」及「圖書資料」，意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資源」（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01）。

## （二）創編圖書館學書刊

64、65 年間，我國圖書館員養成教育的大專院校，雖然已有師大、臺大、輔大、淡江、世新等五校，但是公開發行的圖書館學刊物僅有《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年刊（43 年創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半年刊（56 年復刊）、《教育資料科學月刊》（59 年創刊，淡江出版）等三種。東海大學所編印出版的《圖書館學報》（48 年創刊），惜於 58 年停刊。而臺大、輔大圖書館系學會分別於 56 年、61 年編印《圖書館學刊》，是該系師生共有的發表園地，並未對外發行。前者不定期出版，56 及 61 年曾各出版第 1、2 期；後者係年刊。還有《社教系刊》（62 年創刊，年刊，師大出版），也是屬系學會的師生園地。由於圖書館學術刊物甚少，刊期間隔又長，能獲取有關國內外圖書館與圖書館學的新知、技術、動態、趨勢，專業組織及其活動等的訊息管道十分缺乏。先生高瞻遠矚，為提升圖書館學研究風氣，並切合當時的需要，在主持系務時，見到我國留學生在美研習圖書館學，並進入美國圖書館界服務者日益增多，為求國內外圖書館從業人員的交流與合作，乃與美國「美中地區中國圖書館從業人員協會」（1976 年該會改為全國性「華人圖書館員協會」，英文會名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 Association，簡稱 CALA）合作，發行《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半年刊，以「介紹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新知、報導國內外圖書館事業及資訊中心之發展近況、研討圖書館經營與圖書館教育方面的問題、促進國內外圖書館與資訊科學中心之合作關係、謀求臺灣圖書館專業之發展」為宗旨（王振鵠，1999）。先生並擔任該刊主編，採「學報」方式徵稿，以論著為主，譯述、報導為輔。

時圖書館學專著的出版品亦復不多，各課程教科書十分缺乏，市面上較多的是臺灣商務、中華、正中書局等將在大陸時期的出版品在臺北重印出版，中文教材陳舊不敷需要，甚至缺乏一部綱領性、概論性的圖書館學專書。許多教材需要採用國外的著作和資料，但常有不合我國實際情況之處。61 年先生擔任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召集人，「感到各校圖書館系組中文教材的不足，尤其有關一般圖書館學概念與原理的介紹更為缺乏」（王振鵠，2014，頁 64-65），乃有籌編圖書館學概論之議。經多次集會，決定了 14 個主題，邀請 12 位學者合作撰述。全書共 38 萬言，於 63 年 3 月出版《圖書館學》乙書。（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1974）出版後被各校廣為採用，一時洛陽紙貴，前後印行了 7 版。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提供了圖書館員及圖書館學系、所學生獲取專業所需的新知識和新技術，開啓了一扇瞭解主要國家圖書館事業的窗牖，對尋求國內圖書館專業的進步，確有很大的幫助。《圖書館學》的編印，係介紹有關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適時填補了中文教材的空窗，可供圖書館相關科系學生瞭解圖書館學的內涵，且時也是為進一步的分科研究奠定了基礎。

### 三、開創圖書館服務新猷

#### （一）推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

66 年 3 月 31 日先生接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現名國家圖書館）館長，當時正逢國際圖書館界圖書分類編目範式（paradigm）革命。緣起於民國 50 年代（1960 年代）中期，美國國會圖書館設立了獨立單位負責所有的自動化作業，機讀編目（Machine-Readable Catalog Standards, MARC）成了圖書館自動化第 1 個重要計畫，開始探討使用自動化技術於圖書館業務。該館在艾芙蘭女士（Henriette Davidson Avram, 1919-2006）領導下，「機讀編目格式」（MARC Format）已成為美國全國性編目規範，採用電腦編製目錄。其後，英語系國家如英、加、澳紛紛採用 MARC，予以修訂成各國的機讀格式。69 年（1980 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發表了《國際機讀編目格式》（UNIMARC），成為 MARC 格式的國際版本。一時 MARC 已成為圖書館業務自動化潮流的主流。艾芙蘭曾說：「國會圖書館對於非羅馬字資料

之自動化覺得相當棘手，最迫切需要的是符合國際標準各種文字的資訊交換碼」(張鼎鍾，2004a)。

68年11月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和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y Group, RLG)在史丹福大學舉行「東亞圖書館自動化會議」，邀請包括我國及美日韓在內的代表與會。該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係美國國會圖書館即將停止人工編目及製卡，希望建立一套東亞資訊交換碼的作業標準，以便處理漢字。決議次年3月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 AAS)年會中再作決定，期待臺灣屆時能提出所編訂的中文資訊交換碼，俾與《日本情報交換用漢字符號》(JIS 6226)作一比較，這就是我國發展《中文資訊交換碼》(CCCII)的原委。我國鑑於制定中文資訊交換碼的急迫性，為「負起在國際間維護我國正統文字與文化的責任，並應付國際局勢之需」(謝清俊、黃克東，1989)，立即於同年12月在臺灣技術學院電子計算機系開會決議，邀集圖書館界、文字學家、電腦專家共同研究，設「國字整理組」、「國際關係組」、「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組」三組以便進行討論；三組分別由謝清俊、張鼎鍾及先生擔任召集人(張鼎鍾，2004b)。74年7月，「國字整理小組」交到當時甫成立的行政院文建會，由該會語文圖書委員會「資訊應用國字整理小組」進行研議。先生時為該語文圖書委員會召集人。

69年4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與中國圖書館學會合組「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研訂「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啟動了我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是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本計畫分三個階段進行。分別是1. 先行訂定分類編目技術標準和規範，分機讀編目格式、中文圖書資料著錄規則、中文標題總目三個小組負責研訂；2. 在標準和規範的基礎上建立中、西文圖書、各專科資料庫；3. 建立圖書館管理系統、規劃全國資訊網(王振鵠，2014)。先生曾說：「中央圖書館是國家圖書館，要承擔國內外圖書館中文圖書目錄作業技術研發的責任」(王振鵠，2014，頁181)。基於使命感，在圖書館學會的支持合作下，該館的同人齊心努力，很快地完成各項標準和技術規範，並開發中央圖書館管理系統，建置國家書目資料庫(胡歐蘭，1988)，這是全球華文世界第一個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成功的範例，贏得國際間的讚譽，提升了我國圖書館界的形象。

本計畫的實現，帶領我國圖書館作業，由人工轉換為自動化，使得傳統圖書館服務邁向自動化時期，為日後複合式、數位化圖書館服務奠定永固的基礎(Sutton, 1996)，也為國內外圖書館間開創合作和資源共享的契機。在這一波引進電腦及通訊

科技而運用於圖書館作業的浪潮中，在先生運籌帷幄下，及時擬訂發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三階段計畫，迎頭趕上，帶來我國圖書館完全嶄新的服務。

當臺灣正積極進行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之際，國際上正視「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兩者的研究平行進行」（沈寶環，1974），因此美國圖書館學研究所都紛紛改名為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研究所。我國圖書館學系為因應變革，先是增設資訊必修課程「資訊科學導論」、「電子計算機概論」、「圖書館自動化」等 3 門 10 學分，占必修學分百分之 20（宋建成，1988）；繼之，將上述所開發的分類編目技術規範引進中文圖書分類編目課程；隨後各系競相增開相關資訊技術課程，或壓縮傳統課程，各圖書館學專業課程的內容與結構因而逐漸紛歧。課程改革固然勢在必行，然仍應配合圖書館現行營運的實際狀況，要多大幅度的改變才算合宜，是需要深思熟慮多方探討的一大難題（高錦雪，1983）。

由於圖書館界對於實施自動化作業的意願都很高，民國 70 至 80 年代，專門、大學、公共圖書館大多採用自動化作業系統。76 年 4 月教育部引進國際學術網路（BITNET），79 年 7 月臺灣學術網路（TANet）成立，80 年 2 月 TANet 連上 Internet。圖書館莫不朝向自動化、網路化發展，步入了自動化圖書館服務階段。81 學年度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率先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其後，各校原有的圖書館學系亦相繼改名為圖書資訊學系，也有的改名名資訊與圖書館學系。這可以說是自 69 年開始推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因制定了中文圖書資訊建檔標準規範、建置國家書目資料庫、推動全國資訊網等一連串的努力，使圖書館學研究領域延伸因而擴大。

## （二）撰寫圖書館建築規劃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自 22 年 4 月成立籌備處以來，始終未曾以該館的業務需求，規畫興建館舍，都是接受原非圖書館用途的舊建築，加以修葺改建而已。時中央圖書館建築老舊，不敷需要，先生卓見，極力主張將該館遷建列入政府推動的「文化建設」計畫，67 年元月獲得採行，71 年 3、4 月間行政院經建會召開該館遷建計畫案預算審查會議，初步通過該案經費 10 億 2,500 萬，經行政院長核定，分年編列預算執行。這是行政院在文化建設項下編列預算，採「一次核定，分年編列」的專款，並非由教育部籌措經費。其間，建築用地係無償撥用，取得十分不易。而地上原住戶的處理，頗費周章，甚為棘手。因其中有合法住戶、代替合法住戶、私下頂讓住戶、合法違章建築住戶、非法違章住戶、火燒戶、合法租住戶、非法租住戶等約 160 戶。住戶成

份複雜，協調合理解決拆遷問題，十分困難，前後費時近 4 年之久。新館工程於 71 年 10 月開始動工，經過將近 4 年的施工，終告完成。75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當天落成啓用，這是中央圖書館史上重要的日子，象徵我國的圖書館事業隨之進入一個新階段。

稍早，該館草擬「國立中央圖書館遷建計畫書」，67 年間提出在該館館務會議中討論，復經該館遷建委員會（教育部政務次長為召集人）審議；也刊登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兩刊物上，並舉行座談會，期望建築界、文化界和圖書館界能給予建議。經多次修正，69 年 8 月乃告定稿。計畫書的內容分計畫緣起、中央圖書館之任務、中央圖書館之組織、館藏、發展目標、新館建築設計原則、新館建築內部配置與面積等 7 部分，反映並符合出圖書館實際作業空間利用的需求。這一份基於圖書館本身業務考量所擬定的計畫書，當時成為圖書館界的範例，爾後其他圖書館在徵選建築師，辦理徵圖時，都會先有一份建築規劃書，表達圖書館的業務特性及其需求，這已成為定例。

圖書館建築是特殊建築，不能完全委由建築師規劃與設計，而使圖書館陷入所建新館舍卻未符所需的困境。在許多文獻指出，建築設計一座圖書館，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築師和圖書館員。建築師未必具有許多設計圖書館的經驗，圖書館員明確知道自己的業務性質和工作方式，兩者密切合作非常重要。此外，還可邀請建築顧問，來幫助建築師和圖書館員，參與設計，備供諮詢。這三方面通力合作，才能設計一座現代化又具前瞻性的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新館的規劃與設計，以及落成啓用的實際館舍和設備，在通論圖書館建築時，是一個具實務性的範例。

### （三）規劃展現國家圖書館功能的服務

先生接受訪問時曾說：「規劃一所新館不僅是規劃一項工程，而是整體規劃圖書館新的作業方式，館舍與設備不過是配合業務的工具，而不是圖書館的整體。目前新館建築已經完成，規劃著重於國家圖書館功能的發揮。這些是我們覺得比興建一棟建築物更為重要的工作」（陳志嫻、袁美敏，1985）。中央圖書館的發展目標與定位為何？先生以為「中央圖書館本身既是國家級的領導圖書館，也是一個學術性研究圖書館，同時又是全國圖書館事業的中心圖書館」（王振鵠，2014，頁 97）。先生在圖書館學學理上認為國家圖書館的重要功能是「1. 典藏國家圖書文獻、2. 廣徵世界名著、3. 提供目錄服務、4. 推展國際交換、5. 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6. 研究改善圖

書館技術、7. 訓練專業人員」(王振鵠, 1977)。這些功能日後也明定在〈圖書館法〉(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2001)。中央圖書館有了功能完善的新建築, 先生「熟悉同人們的專長和能力」(王振鵠, 2014, 頁 97) 又推動一些新的業務計畫, 各項服務一一展開。如籌設「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76 年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強化編製索引目錄、經辦「亞太地區圖書館學術研討會」(The First 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brary Science)、編印「中國歷代藝文總志」、成立資訊圖書館、規劃全國圖書館資訊網體系、創辦「臺北國際書展」(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 TIBE)、推行「國際標準書號」及「出版品預行編目」(ISBN & CIP)、建立「中華民國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舉辦「第二次全國圖書館會議」、推動制定〈圖書館法〉等等, 展現了國家圖書館的功能, 奠定中華民國國家圖書館的基本磐石。因此, 85 年 1 月當「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在立法院審議時, 曾留學法國的教育部長郭為藩因立法委員提議該館要更名, 乃以法國國家圖書館為例, 決定更名為「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同人大都認同國家圖書館的功能, 也具有能擔當國家圖書館重責大任的使命感, 欣然於 85 年 4 月 21 日館慶日, 在該館正門, 舉行易名典禮。

#### 四、結語

先生是圖書館事業家, 與我國近六十年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 影響深遠。綜觀先生主政國立中央圖書館, 為謀求全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除使國立中央圖書館發揮國家圖書館的功能外, 並早已放眼 30 年後的圖書館發展, 故以推動縮影化(數位化)、自動化、網路化為綱領, 以國立中央圖書館為中心館, 隨著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進展, 建立全國性的書目資料庫, 發展全國圖書資訊網路。其次, 進一步構想以此合作為基礎, 全面規劃各級各類型圖書館館際合作網。應用資訊技術, 建立全國圖書館資訊(服務)網, 達成圖書資訊的交流與共享, 以促進學術的研究與發展, 並符合國家建設的需要。先生將圖書館學的新知識新技術引進圖書館教育及圖書館經營, 又開創了圖書館服務的新猷, 擴大了圖書館學研究的範圍, 從而推展臺灣圖書館事業邁向新境界。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為慶祝建國一百年，編印《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系列叢書，於 102 年 12 月起陸續出版《國家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學校院圖書館》、《圖書館建築》、《圖書資訊學教育》、《圖書資訊學學術研究》、《資訊組織規範發展》、《圖書館資訊系統與數位化》、《圖書館交流與合作》、《圖書館人物誌》等 12 冊，以呈現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全貌。103 年 7 月 4 日先生等撰《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乙書（王振鵠、胡歐蘭、鄭恒雄、劉春銀，2014），舉行新書預告座談會，該書的內容可作為上開《百年回顧與展望》叢書的綱領性總論。參與《百年回顧與展望》叢書的圖書館學會第 51 屆與第 52 屆理監事、主編、作者等，分別縷述自己曾在圖書館學領域裡的工作與成就。先生培育了無數的圖書館人才，包括學生和部屬，帶領我國圖書館服務，與國際接軌，成功地由自動化，進入數位化服務的時代。先生是推動我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領航者，先生對專業的熱誠、卓越的領導，帶動了同道的努力奮發，使我國圖書館事業欣欣向榮，往前邁進。

## 參考文獻

- 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1974）。《圖書館學》。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 王振鵠（1976 年 4 月 13 日）。三十年後的圖書館。《中華日報》，9 版。
- 王振鵠（1977）。現代圖書館的功能。《幼獅月刊》，46(5)，38-40。
- 王振鵠（1999）。《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5 周年感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5(2)，頁 4-8。
- 王振鵠（2014a）。不解的書緣：半世紀圖書館服務地回顧與感想。在國家圖書館國際合作組編，《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王振鵠教授學術思想研討會》（頁 1-3）。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 王振鵠（2014b）。《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2 版）。臺北市：書緣編印部。
- 王振鵠、胡歐蘭、鄭恒雄、劉春銀合著（2014）。《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臺北市：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公司。
- 宋建成（1988）。圖書館教育。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編，《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 第二次》（頁 47）。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
- 沈寶環（1974）。圖書館學的趨勢。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圖書館學》（頁 26）。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 胡歐蘭（1988）。圖書館自動作業。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編，*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第二次（頁 83-95）。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
- 高錦雪（1983）。圖書館學教育的新難題。*圖書館學刊*，12，35。
- 張鼎鍾（2004a）。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楷模。在張鼎鍾著，*鼎鍾文集*（頁 371）。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 張鼎鍾（2004b）。中文資訊交換碼與中文圖書資料自動化之回顧。在張鼎鍾，*鼎鍾文集*（頁 86）。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01 年 1 月 17 日公布）。*圖書館法*。檢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08352&KeyWordHL=%E5%9C%96%E6%9B%B8%E9%A4%A8%E6%B3%95&StyleType=1>
- 陳志嫻、袁美敏訪問紀錄（1985）。推動全國圖書館事業的手—訪國立中央圖書館王館長。*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3(2)，34-35。
- 鄭恒雄（1995）。中文書目資料庫在臺灣的建立與發展。*圖書與資訊學刊*，12，13-23。
- 鄭恒雄（2005）。王振鵠教授的書目學理念與實踐。*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1(2)，30-38。
- 謝清俊、黃克東（1989）。國字整理小組編年紀事（民國 68 年至 78 年）。在謝清俊、黃克東著，*國字整理小組十年（68/12/25 紀事）*。臺北市：資訊應用國字整理小組。
- Shera, J. H. (1976).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